

420360

2711  
448  
F6

昌黎先生集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冊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興中徐勣字元直冀州人貞元四年

勣字元直冀州人貞元四年勣字元直冀州人貞元四年勣字元直冀州人貞元四年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忘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

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

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

下之

事上一不其事上一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

或作也

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

諸人皆如

所教者皆

所教者皆

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善作教章而習者皆能

之不知古其何據而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

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

而愛

文苑

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不愛二語並無者守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此言進或作言此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或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翼下或無執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或前律於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有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

如此能上或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己或無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後出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不不常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謂胡首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胡首均或作鈞李肇國史有投書韓愈者人謂韓愈第子云直均或謂韓愈第子云直均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頰或作頰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

已作傾渴皆非是

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

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

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

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有

下或言所守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

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

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蓋答陳商書云文生又離

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

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

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

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

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或作上于頓首九月以工部尚書尋山南

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

書解守國子四門博士將仕郎守國子四

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之

上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

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

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抗蜀本

多作范苑有出人所今按韓公宋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解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

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

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專見史記戰國策愈今

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

享而足也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昌黎先生集 十七 四 中華書局聚



無而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愈之所敢

知也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

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

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

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

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

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

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

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見莊子

宣州雖稱清涼高

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

是皆非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

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

或無所與二字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

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

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

不悔之下或有亦字

凡諸淺者

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

或諸或作此

至於心所仰服考

之言行而無瑕尤

又服或作伏言或作百

窺之閫奧而

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

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

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

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

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

自明或作

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胷中耳

無爲上或

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

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

惡好惡不可不明

是上好惡字或作法非

如清河者人

昔有必恭威久未別  
公與履歷書中後為帝  
子國代鳴不平云云脫  
胎於此

曾公情激出音極沈  
痛云云

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

伏或作服

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

食上或有於字

至於遐方異

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彘也

齊

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

所損益也

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

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

而死

旋或作旋非是

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

或無意字非是

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

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

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

伊潁二水名潁近者尤衰憊蒲拜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左氏傳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

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或無一字鬚或作鬚僕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

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

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端下或足下何

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

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

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

給事中於十九年冬賦陽山此書當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無下或夫位益尊則

賤者日隔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

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

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

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

之跡上或有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也字皆非是亦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

屬字也非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

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上

或並有其字愚或作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

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下送孟郊序

一首生紙寫謂見錄云唐人每生紙有熟紙別

故不用送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不加裝飾皆有

楷字注字處無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

或無得字

朋友道

缺絕久

諸本久下至或字方從閣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

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無有相箴規磨切

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

音懷

而今而後有

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

音囂

相訾百倍

音紫

足下

時與僕居

漢居或作並居或無居字

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

以獲罪於人者

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

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昌黎先生集 十七 中華書局聚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

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肥熾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

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流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悔悔而易其行而字

胸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何或字汲汲恐不

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字或無可字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車或字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或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

虛也不敢忘也中下或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書同或作頓首與衛中行書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獨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等口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

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

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

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

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

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

爲幸

爲幸非是

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

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

吉下或賢不肖存乎己

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

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

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

皆存乎己歟

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

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

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

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

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

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

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而居或作於居

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

夜張僕射擊毬書也觀堂劉爽求云我之

神煉子厚勸李陸州服氣書費千餘言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陳諫者不休執

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廣杭

如此面或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

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

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

感心也有人上字或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有身上字

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同有激射

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

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

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

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無事之字馬之與人情性

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具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

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

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

是歇後了之語也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胃臆之閒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

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

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張六一前便之深處可  
想見其深也

張六一前便之深處可  
想見其深也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守公  
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

筮或作仕

實有<sub>或</sub>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

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或下或有有字而無

得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

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

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

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

或字然以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

或無之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

亦以爲雄書勝老子

或無字

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珍做未版

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其弟子

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

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

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冢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無長年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

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自至字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言未可知

凡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考恐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而字非是愈再

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  
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

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

喜等十八人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

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九年張後

余張敬以二年皆指繼登科獨章羣玉

子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共時

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閒或無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

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

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不可遽

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



識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閒疑矣

或無矣字

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

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

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

或作矣

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

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侯雲長者

貞元十八年進士第

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大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

或無

字野

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

耕其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

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

漢或西京

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

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

貞元二十一年

述古中

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

詐佞詐妄或作邪妄詐佞

疆志

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

或無矣字或有韋羣玉者

貞元十

部侍郎韋夏卿爲

京兆尹公卿一八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誤也

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爲人賢而有材

是方作行方語爲賢即

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

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

無能上或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

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

或語或作論

期乎有成而後止可

也有沈杞者

杞中進士第八年

張菀者

元祐二年

或作菀

登科尉遲汾者

汾中進士第八年

李紳者

紳元祐二年

或作紳

相張後餘者

餘中進士第八年

李翊者

翊中進士第八年

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

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

與解或作解

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

貞元八年

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

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

之肅字敬之礎大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

歐陽詹傳云

觀李緯

崔羣王涯

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

其餘則王

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

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

人下或無

至今以為

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  
聞蔑蔑或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  
之道謀上或實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謙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  
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  
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尙書邢昺西晉能吏位邢昺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詔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譯遞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

或操上或無

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

或作

然而未

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

上蓋亦或作亦蓋說

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

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

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日遠矣或作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亦或作又或作無賢者至亦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

已得或作

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固字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

能或作

愈見天下之

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好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希上或有此字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

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

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

者速字左或疑有伊字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塔墀之際同望見君子之威儀

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道下或

懼閣下以衆人視

之則殺身不足以滅取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官十五歲中第十出童蒙因歸出童蒙上邢君牙書今按程氏大興著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未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曰異于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遺之而不動

悲于伯樂遇之而不顧○顧馬策然後知其非棟

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耳自字云下有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

為其意愈以遠境  
境處不增廣檢有千  
澤之字如應乃為新  
既云此是之承也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無此字或無干字而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

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

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先此獨闕杭本以此無

以事上之某三再拜諸本皆先此獨闕杭本以此無

諸本皆先此獨闕杭本以此無

首尾不遺應科目時與人書武九

應科目時與人書武九

月日愈再拜愈一云應博學宏詞天池之濱

大江之濱切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匹或作此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

地或有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獺

獺之笑者

禮記獺祭魚選攬獺啖

蓋十八九矣

或無十字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擧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

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調得其所者爭笑

九年其義非也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

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

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

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

之者亦命也

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

愈今者實有類於

吳云吳元元初年登  
進士第又稱進士別  
有別在十年後也

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  
劉伯鶴也伯鶴三子寬夫禔夫

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  
岳豈正夫即岳夫邪今且以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元或無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  
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  
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  
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

張云承上意及後之  
懷四遠意不可實助使  
然須寫機地也  
人請之無益也  
也以此意求之遠之文  
無不皆

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  
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  
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讒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  
苑彼柔桑其下詩曰十畝之闌兮桑者閑閑兮此非  
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闌兮桑者閑閑兮此非  
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  
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  
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沈浮沈作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舉深理難當辭不工者  
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  
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  
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  
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  
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字能深探而力  
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

自於循常之徒也

無下或字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

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

顧常以此爲說耳

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

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

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武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侍御或曰衛守非是公嘗薦

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鸞則

知殷侍御爲信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窮年八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

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

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躇上

大反下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

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

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

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

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春

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

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繼繼若

張云宜之稱而文者必  
解其深則其意必微而  
不若言以終辭少文者  
之要者如北平云云則  
是矣今人解此之詞  
之也又云公與同家  
得其機趣而無其  
致之態又曰是之謂  
極屬道言而收於自由  
周旋而規自必未有  
亦度而轉機也必是文  
多學難者宜以此言入  
歌云此等接續應有自得  
於言外法能強詞求  
地應而奔

此之至

繕或作拳拳

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

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

詞或作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

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力獨從闕杭

方氏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

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

昌黎先生集 十八 六 中華書局聚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

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必中律呂也方意

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律呂也方意

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凡諸律必中律呂也方意

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終

於求齊也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行道於此世於下或無此而為文必使一世人

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

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

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之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孟下有簡字孟簡字幾通德

歸登蕭俊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

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入遂

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  
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得

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此傳之者妄也

來示三十一字今以之蒙與書潮州時元和中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

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司馬溫公○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書排之

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

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

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

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闕杭

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

昌黎先生集 十八 七 中華書局聚

○今按此書稱許大顏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隔避則節太過，故多脫落。其要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文此語蓋刪去五字，則於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則其有以察而體之，則其以理，其所以任者，不為不重，而樂之私，則以力深處。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資不翅乎此，亦何靈惠之流耳。是文士。誠之內，亦正其所以自任乎此，亦何靈惠之流耳。是文士。悼自遺流，亦正其所以自任乎此，亦何靈惠之流耳。是文士。豈不長以蕩滌，亦正其所以自任乎此，亦何靈惠之流耳。是文士。此簡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使公於此。因彼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自熱一且驕然。求諸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謂以理自熱一且驕然。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謂以理自熱一且驕然。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

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

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

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見詩序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

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

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

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又肯令其鬼

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

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孟子云子下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

或複出聖賢之道不明大字

之則三綱淪而九法數

切都故

禮樂崩而夷狄橫

戶孟切

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

或作曰

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

至或作

經書或下

有書字

或

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

二三

尚皆或無尚字或作皆尚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

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

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

向或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

後漢南蠻傳衣裳侏離音朱

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蘇軾曰孟子曰禹

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而後

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

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其禍豈減

於申韓哉由此言之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

難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

竊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甚或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

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慮  
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  
則序文楊詩澄觀此其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愈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  
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說大而愈  
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依于顧千宰相此其異  
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  
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  
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鄧珞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開邪說距  
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  
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  
哉

吳云似錄書

張公筆力似孟子機地

似魏國來自是為文保  
魏學之得其所以所以  
病也又云此文是極出  
禽機抑揚有抑揚之意  
抑可謂極文章之極事  
矣

吳云斷  
自曾云地七微自月

張云此段之已居一造  
說八之志

吳云丹斯

###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

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  
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盤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夫信陵戰國公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欲

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

僕下或自無者

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

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

子為書各自名家

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

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

傳雜而不貫

或作實

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

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

或作邪

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

趨下或

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

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

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方從闕本意下有在字云



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

○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

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贊矣此近世所謂古文

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闕本初亦失誤而方乃

草書者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

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

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

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繫破上或有無衣字

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

者下或有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

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

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

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愈頓首

吳云再讀  
張云此段一二所取於  
山人一處神似有奇  
音與文不一也

吳云再讀

張云此段

一二所取於

山人一處神似有奇  
音與文不一也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姓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從士書所言河南

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

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下或有狀字

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辱連辱紙

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

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

作難暑黥首曰關副曰式參謀曰符欽想所為或上

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重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

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

雖無節概知感激

知上一字疑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

信或作伸或云

無望字敢下或無複出歌字○今按衆本皆未安疑

其義通矣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

更詳之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

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疑或作止○今按捐罷字

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者聖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

元稹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棄或作亡祿山反有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汗祿山父子事又

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  
諸史氏非或作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

元和五年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  
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

士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附書自合江傳不應

言附書也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

作目或

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

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

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鉞鎮東野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元祐八年八月下五書致謝之意

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

伏讀感赦辭不知所喻舊與

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

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

東野無子孟氏兄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

事鄭氏兄弟

東野之妻兄弟

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孟下或氏字

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  
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魏國公前書薦樊於鄴比又薦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

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

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

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

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張云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  
胡音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張云助

張云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  
胡音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十萬瞋目語難

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

頡頏胡音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

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日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

陳師鞠旅

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

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

人廣衆會集之中

武無會所

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

珍傲宋版

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或在  
而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或無  
心徒命二字又無下而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章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  
飲食之惠元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  
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  
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  
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  
於圖議屬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驅獸名說  
懼者懼畏懦蹙縮足道莫肯杖戈爲士卒

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

奮上或能字

將二州

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

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

關作開

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

死寇角

逐是或無單字

至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

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

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

增欣悚

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

歲或作月又作序

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諸本幸甚二字出幸甚二字

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招賊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計已與裴中丞相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道遠深涉淮水諸軍還奏上多合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安西魏博田僕射書

在季安卒其子義誠自了委政於家如  
時十則來齊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  
詔檢校工部尚書并魏博節度使王賜  
今名入年十一月公以此部與中史館  
修撰爲作生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今按蒙字亦蒙字今蒙字亦蒙字使至奉十一月十二

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雙正字希蒙已附

狀紀蒙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

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

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簡或作闕今按

意已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

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居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身或道夜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待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或謂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

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自朔不卽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謂獨

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戲殺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

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帶中丞尙不臺參

或無字

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

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之是以下

方去字史不添中丞二字慶善云本願到不可讓

臺參二字始以駭疑可也今按不與臺參已下當單出

勝然之意似亦未足當駭之及安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

稍殊異卽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卽是

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

別差人卽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

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

多自修報狀不得

或作不及自修報狀伏惟照察

○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陸儔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并序一本

自北下爲第二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先或作咸而屬上句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於是昌黎韓

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於是昌黎韓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課謂轉其也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陸君之去兮誰與翔

諸本如此方從闕杭本光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

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

者騷經是也韻反兮而兮在兮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

韻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詩方本若用廣歌之

今而三復不可不當自也也韓公笑於騷者不應如此

蓋合而首句不當自也也韓公笑於騷者不應如此

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

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

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謂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存樂也者鬱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闕本有

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致古

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從闕杭蜀本去

字足成一句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

不成文理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

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

是調鍊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

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

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

以鳴

假在下或下有於字

夔弗能以文辭鳴

弗或作下而無能字

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辭或作說下或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育到申韓前

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

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

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按有此一句文意乃

足閣本 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武善鳴浮方以諸本此數

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斤字以笑之諸

本皆誤以數以急馳以肆其聲子與必以當為一列

其第一第二以字句去其聲子與必以當為一列

其意以短長參差不齊而後為古所謂古者了似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

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謂本此詞句去將天醜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次從吾遊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

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心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關枯蜀苑則下

其在上也奚以善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

於天者以解之釋然者或謂釋然者或謂釋然者

送許郢州序

字元九

字元九

字元九

字元九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其大要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

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大無言

方以國杭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出警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

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

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爲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

安其官作察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

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前無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非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

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第五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或作越以丁文亦

非越或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



以材木爲最鉅以材與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檣檣  
而方必爲曲最鉅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歎亦非是但  
與上句隔正對也

殊著自古昔

維○今按島居舟服已見其民俗之

因又言此以風氣之獨詩誤古或作在唐

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

亦隨雪霜時降厲疫不興疫或瀕海之饒固加於初

瀕云瀕濱也篆之無濱字漢志瀕南山是以人之

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謂南無出之字方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德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

爲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盡牧南海之民

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爲東合東都交遊之

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

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北諸本或作又樂貽

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貽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

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同十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節又樂之尤也

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節

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賞樂五年正月

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樂五年正月

二月貞元壬午癸未閏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

節蓋謂德宗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

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武有少儀二序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

肴羞惟時醴粢序行自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如也

我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有儒一生坐于罇俎之

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史

於師襄學琴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

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

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映以世系考之  
映兄第六人昭收映暉照煦無有暉者  
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暉  
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縣五年昭貞  
元十五年暉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  
人二字而自也字

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也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

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關杭蜀苑無  
詳與一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

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  
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

敢舉也或無  
敢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

衆下或皆有人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作是膚受

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

不亦勤乎

爲事無勞乎或古文於手烏虜呼善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爲自或無爲字爲

引生亦音向與兵書所誤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

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

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

此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

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無之兄或爲

時名相出藩于南齊于下杭苑有鎮守關本無○今按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朝之碩臣皆其舊

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我將

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

若齊生者既至矣今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

乎哉未至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

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拜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

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月置願先生之張

傳有史料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以字無儀其下或有抑吾所見

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

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

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言其或

送李愿歸盤谷序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

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

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

罷谷序而已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

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闕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

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

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盤下諸本皆有於字洪氏石本闕蜀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

于諸本

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

文苑賞作

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

才峻滿前

峻或道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

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

為也

方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

諸本如此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

蜀本及洪氏石本之皆與

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其與

下諸本並有有字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思切下

口將言而囁嚅

下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汗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穢汗諸一本作汗穢今用石本

法作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

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今諸本從石作惟子之稼

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闕杭本沿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闕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容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

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

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

浴于沂作古韻爲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

今按方以古韻爲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

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

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

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灌可湘一云甚明又與

方引洪氏磨減之說不同耳政使實然亦不足以知其

者然其大歸只爲從湘字考之說實然亦不足以知其

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實然亦不足以知其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樂本只作殃

也己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彖俊作峻時作昔皆石

本字也○今按作此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

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玩其小失不足校也

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

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

門記漢堂詩子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

其謬可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

不祥禁或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闕杭蜀本闕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

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

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

公不以情抑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

在貞元十九年云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闕杭蜀本闕

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  
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  
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將或無違衆  
而求識衆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  
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爲堪  
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  
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字長子，河內人。董生行亦為邵南作序。此送之公詩。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

子之行卜之也。

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

士諸本微外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而語勢已微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而性乃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勸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

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荆

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

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鄆州之意同

序書言于公頌頌又皆言民窮斂急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

史長

司馬制史之姓唐制每州一人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

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有丈上或大字雖然幽遠

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

有或無苟有二字

乎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

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之賢

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

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

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于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  
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

贊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  
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  
 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絲是舉者或遠  
 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  
 白之老半焉或作者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  
 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  
 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人下或又二年益通二經  
 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

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

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

入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

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待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重子對或鄭人邪合以非按反

月始及鄭童子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

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號蒲洛羣吏

吏為縣其失遠矣或作調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

少之與長也異觀實或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與處上或

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訛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儒名或作墨名

問其名則是校其

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

如有墨名

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

之名或作非名

可以與之游乎揚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

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字

其周遊天

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調其所志

或作哥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

請或作序

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

或無傳字

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

浮屠之說贈焉

告下或無之字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

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

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

爲事

或作禮樂心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

所以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

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江河或作

不當又爲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瀆告之二字

或無瀆之

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

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

教莫正乎禮樂刑政

大或作過於正或作大乎或

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

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

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字悅

余既重柳請非或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

為御史中丞湖州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

作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揚山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嘗或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下或無於字於

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下或有其字一日留

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

盡或作得或別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

丞之在朝中丞乃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

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然後

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

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

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

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

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

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

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而又

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以成其

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勸

有非文則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

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零一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

於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

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

堅以進士舉於吾

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堅爲生

博士爲同道

生與博士或作

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

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

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道於湖南爲屬州湖

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

非是皆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

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

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揚或作吾聞鳥有鳳者恒出

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

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作堅歸吾將賀其見

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

### 送廖道士序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

者以百數或無之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

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

周禮測土深之測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下

或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盛必蜿蟺扶輿磅礴而

鬱積或子龍騰難以城墮城墮也輿快輿作

音宛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

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意必有魁奇忠

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惑迷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王作進

吾少時讀醉鄉記三傳無功隋末大儒後之第也子解序云韓中初天下無功隋末大儒後之第也德序云韓中初天下無功隋末大儒後之第也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

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後字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無發字若顏

氏子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于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

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吾又

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

十四年德宗即位十有年正月文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

臣爭言事

廷上或字

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

或字

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

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世於其或作

於

### 送孟秀才序

或字元和中五年刑部侍郎

中第書藝文志有瑄續南異物志

子於邠其十月吾道於衡潭又之荆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邠年甚少禮甚度

脩一作手其

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

識音志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

吾益或作余益

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

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

彊而或有非是

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

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

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

楊湖南門下承貞元

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

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

非以或無以字

苟行事得其宜出

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

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

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頎然其長

音頎

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

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

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則何

信之有

諸本何下寫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不

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後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育題

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曠去之

而發一篇之血脈治復通讀因得釋去意疑謂此

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如據本爲多

不見信故今特刪不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而陳亦

字而復詳著其說云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王或作填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

或無爲字大而

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

而末益分方从闕本外引心今按以分爲弓蓋草書

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

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或荀卿之書

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名或作名或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弘漢書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師書上或有獨孟軻氏之

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作吾或太原王填示予所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九 中華書局聚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 荆潭唱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荆潭唱和詩序

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或作集或

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

之音或作

語非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

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郡

惟九荆南管轄中萬蠻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

二千里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

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或在非是宜乎施

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日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裴

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矢插房

左傳抽矢納房箭舍也

俯立迎道左

道左闕杭本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

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

又如是是一句方以闕杭梓無之

當有此句但下文云

知此鄭志物禮不

堂卽客階坐必東向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

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平午象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

文之故云平或作乎

理今定無作乎仍屬下句

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

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

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

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

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或謂東都字大其

爲人佐甚忠

州從事

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

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洪謂區冊冬公自御文出爲陽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名

陸有丘陵之險虎豹

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荒茅竹篁諸本作叢往有之縣郭無居民

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

所爲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

或無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

矣字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階儀觀甚偉

觀或作冠

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

見莊子徐無鬼篇○蹵許恭切

况如斯

人者豈易得哉

或虛或作谷斯或作其

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

字於或作乎閒

或作

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樂上方無字○今按欣然喜

陶然樂當為一詞故諸本皆有以字而下句應有也故

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

此凡歲之初吉

或作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

作拜觀

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志識音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

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

方下有

字誤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

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師恨無一尺捶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

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

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以期是

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

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

可通莊子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猶大等

天伐盧神游淪滂亦此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高閑字季康吳郡烏程人克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善射中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

牛文惠君曰請善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

晉昭公時人

於奕

孟子善弈者也

伯倫之於酒

劉伶字伯倫晉人

樂之終

身不厭

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

徒或作是

皆不造其

堂不濟其裁者也

濟音劑裁側吏切

往時張旭善草書

州吳蘇

郡人時或喜非是

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或無端

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

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

情或作精

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或無後字

今閑師浮屠氏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三

中華書局聚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膠莫侯切

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清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下方从杭本皆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

木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寫筆所聘瀨怪浮屠人混身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從閣本喜

少府詩崔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字閣本喜

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貴圖有一更後至解

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

勝裴休之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處

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必精奇但

恐其善女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殿員外序十一二年也據傳詔循副宗正少

虜李孝誠使回麟可汗驕甚信不爲屈虜責其倨俯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還虜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

年次稍少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

闕杭無萬

不問海內

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

非

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

宗憲

上上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

法或作術

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

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

杭本無命字非是

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

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

殷大夫

或作侯

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或持

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

句絕三省息暫反省息并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

省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

朱諫為長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刺音劇連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

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知人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道其行云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

### 送楊少尹序

文一有巨源一字新舊史無傳藝

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川一箭取

遠城之句自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

部少尹蓋公河中人卸其鄉也張籍有

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野情送云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

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  
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疎  
或作疎  
今

按疏正字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

張或作張  
或作張  
張

疏本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張字況

御金說皆謂張說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

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

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

國語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誦韻不爲新  
語體律發實工六韻深以高文爲諸生所

宗

一旦以年滿七十

或無一字

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及關  
杭本

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

幾疋

或無幾人字  
疋或作駟

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

否以與通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

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

愛而惜之者惜閣本無之字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晉或無白字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不閣本無之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

無所於歸或作歸字非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

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

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

孫陽字伯樂秦穆公卜和之匱多

美玉

卞和獻玉事

卓犖瓌怪之士

怪或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

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

字貞元十二

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

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武軍節度使

平汴州之亂

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

男爲軍司馬

或作郡非也董晉御史御史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

宮商相宣金石諧和

和方從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

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平淮西表曰

叢雜乘吳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卽謂其

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

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閱或愈常觀於皇都

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

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

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

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曰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

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汴或曰為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

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

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

官孟叔

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

日或作由仁鈞

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官下有

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

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

亦留此或無亦此

二李生自

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司錄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其外則李

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和六

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

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成德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若字有

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拉李生退未嘗不發媿

也或無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

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

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李生雖欲不從事於

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爲序云

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或有詩赴

河陽參謀字洪字濬川洛陽人

黃州錄事參軍退居

于洛十年不仕及

是爲河陽參謀

公云洪始終無可解

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

之稱道耳洪之

賢校理又明年六月

卒於是公諱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

生居嵩邙瀍穀之閒

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

改名瀾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或無

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事辭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統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

兆作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

或作爲家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恒州王士真辛三月成德軍叛十二

月詔

交承瑞率諸鎮以討之地理志鎮外恒農不

耕收

作收

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歸關

○今按當從詩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

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杭本出關

出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於是譟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

朋友闕杭本作其朋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

或無則

作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

上東門外

張下或有筵於

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

去就爲先生別

真闕作其非是方從闕杭本無爲先

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闕杭本

由有二去就字而勝其字字遂

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

又酌而祝曰凡去就

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

或無敬字詔或作譯

又祝曰使先

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圖闕木

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不下或祗字

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

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

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  
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多下或  
有於字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

能下或  
有遂字

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

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

矣

苟無下  
難下關

或  
杭本

無謂

二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

特或作懷  
京或作懷

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  
也

其南涯曰温生

即造也

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

山

人永南山  
是也

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

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

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

居守謂東都  
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

洛東都郭下二邑

政有所不通事

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

諮或作咨處或作取

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

或無朝字

將爲天子得文

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閣本無內字或作內

外求無理皆非是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

或無自字

資二生以待

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

閣本無

字之生既至

或無至字

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

下賀

其或作具

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

通前日嶺南五府經略使治邕州十三容管

十四經略使治容州領安南四節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

德元嶺南節度使經略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

府大府始至閣杭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

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袴鞞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及旣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鄣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有至一字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

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音連又勑教切

颿或作颿○踔或作踔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

黨仇或作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薶音維切盡

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賈之州或作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流求國毛

之國夷州宜州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

每二萬七百里○耽音此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

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

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

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

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

其任長慶三年四月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常元

十一年十月權爲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爲

度使景德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德棣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

權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左街工部侍郎尚書長慶

使穆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元年長慶

權自河南尹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

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

氏襄二年十月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

邪○今按通監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

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州此語蓋譏之也



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  
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祝上或無以字  
或祝下有使字

###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宗食貨志  
李絳議

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  
運使振武軍于七部護府故地後改

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其露之禍洪謂  
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

有治所字此  
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

或無

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

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  
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謩爲代北

水陸運使坦以  
重華代謩也

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  
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

爲之奔走經營

爲下或無之字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

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

贏餘

私其下或有皆非是

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

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

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

或作險

六百餘里屯

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

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

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

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

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

城矣

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

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

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

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

或無幾字

兩得或

大臣方持其議

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

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

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

開口望哺有司常傲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

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

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或作坐耗虛今從閣杭本定

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

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

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

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

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

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

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鈺慶之子瀟本名

瀟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諱官累年  
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給事中  
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司  
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或常

以寵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

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  
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

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

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爲一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

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愈為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

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按舊史元和元年

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

其或遷河東戶三年夏六月三日自河東尹拜京師

京師故掌法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投文於公翁聞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士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

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

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

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

告來寧

願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

朝夕侍側東

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有司下或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

所定也即成王定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

且屬愈為序

詩洛詩下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

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如鳥啣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

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

才識學茂科賢良異等

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賢之

書舍人文章宗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古 中華書局聚

場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  
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

戚戚以泣躍躍非利本無下躍字以下句若不可生

者豈韋侯謂哉或上或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

公孔子之意或無之字探杭作祭又妙能爲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

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

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

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胸臆名

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蟲以爲名胸臆肉句

書考其義當作潤蠢唐韻音蠢問翁禹鏗音屈忍漢

州漢之音通典曰開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諱考

六集闕下者六人耳而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

講六經禁中年諸本此作反此年醫本此年抗

盛山按作球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

十五武年三月無司疑矣侍講學士講詩關雖書洪範

太液亭長慶二年入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元和十

積爲選州司馬長慶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

君爲中書舍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

李使君爲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八月爲諫議大夫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爲祕



書監

元和中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蕃為温司馬

為起居舍人

温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

下大入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

康佐曰使君皆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

方以閣杭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

書撰東舟子并上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

謂嚴蕃時為少監於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

嚴武蜀又作少監於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

不著其郡亦屬文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

或行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益多則分為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蔡文忠也獨太為正○今按張本多可

今姑以杭獨太為正○今按張本多可

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毛穎傳以

喜無服皆其第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

珍微宋版印

鎮煎焚矣宗無語則曰辭慳義甚也  
山於是矣不道軒轅則如楚極醜白  
日序長頸而高軒轅又作楚語年  
翳黑面長頸而高軒轅又作楚語年  
遺力十餘萬唐入所傳島碣云石鼎  
連立云稱軒轅強所傳島碣云石鼎  
彌句所稱軒轅強所傳島碣云石鼎  
會之無與之字必傳者遺矣  
傳雅理述與之字必傳者遺矣  
劉侯句不為公牛之字必傳者遺矣  
劉侯句不為公牛之字必傳者遺矣  
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作下或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本有校書郎侯

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本皆作長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六 中華書局聚

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警字也高結當句斷陸賈

傳尉化魁結顏曰讀為推警云一撮之警其形如推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

喉屬下句者雖有据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

高而此鳥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

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詩或子之耳

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詩二耳

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字無解

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款

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

道士啞然笑曰啞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牆坐袖枕蜀本作抽荷謂劉曰吾不解世俗

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因高吟曰龍

有第字我書下有百句字

頭縮菌蠹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

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千張人欲以多窮

之卽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賦無務欲壓道士每

營度欲出口吻或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

劉把筆吾詩云云此後張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後張不可附說語

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

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

忌至譏諷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

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字及思竭不能連續五字但喜字

以盡爲蓋而一本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

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專理有所未盡而重複

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備論本

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下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

姓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

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顯

自以爲然讀音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

奮曰奮下或有髯字或目擊字或字代或作馬道士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吾與汝就之五

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書非是訖使方作

之此句下讀字張本作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

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

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

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本有子

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問解無

信五字請聞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息少斯須曙鼓動髮鬢二子亦困倦

坐推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

卽問童奴奴曰道士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

也飛下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音聞遂詣余

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煎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

聲

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

彌

外苞乾蘚文中

暗浪驚

師

在冷足自安

方從杭獨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

多類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彝閒

喜

妄使水火爭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

彌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寶傾

彌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

方當洪鑪然益

見小器盈

彌

眈眈無刃迹

莊子眈眈然

團團

類天成

彌

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

喜

旁有雙耳穿

雙

上爲孤

髻

撐

二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鐙

或訝短尾銚

師

可惜寒食

師

球擲此傍路

坑

喜

何當出

徐也

無計離

彌

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

師

豈能煮

彌

仙藥但未汗

喜

羊羹

喜

形模

彌

婦

女笑度量兒童輕

彌

徒示堅重性

示或

彌

不過

彌

升

彌

合

盛

師○過或作合成或傍似廢轂仰傍或仍側見折軸橫

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以茲翻溢愆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彌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

此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喜全勝瑠

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橙除庚切

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諑此物方施行四韻並

是謂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請如文滑稽耳

言彌明形貌雖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

有彌明傳要必有是入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

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爲無實駁

聲音之陋乃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以亂其事實使

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爲據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